

People

■人物语录

●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是赚钱多的人应该纳税多,而现在却是许多亏损的或赚了不多钱的投资者也要缴纳不少的税款。

●印花税征收不管熊市牛市,只要产生交易就征税,而资本利得税在熊市的征税额就很少。

●有人说,目前70%的中小股民是亏损的,没有人算过这些股民缴纳了多少印花税。假如实施资本利得税,取消印花税,这70%的中小股民是不用缴税的。

●开征资本利得税不应搞突然袭击,应该设计很明确的时间表。

●目前许多专家赞同我的观点,他们之所以不公开表态也是因为股市太敏感。



◎本报记者 朱国栋 谢晓冬

在中国的财经高官中,许善达一直以思想型、学者型官员著称,他观点独到、思考长远,除了出色地完成行政领导工作外,还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当许善达2006年从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位置退下来后,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学术工作,对很多问题的思考也更为深入。

尽管从行政岗位退下来了,他也认为一定的自我行政约束还要有,但他对很多问题的独到分析以及敢于直言的风格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前不久清华大学布鲁金斯研究中心举办的一个能源问题座谈会上,他和美国能源局官员展开激烈辩论,许善达认为:中国的能源消耗确实增多较快,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放在不断增加,但把这些问题全部归结到中国头上是不公平的。中国从国外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然后将制成品出口到欧美乃至全世界,把温室气体和污染留在了中国,中国消耗的能源和排放的温室气体,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西方消费者,中国的节能减排不仅中国有责任,美国也有责任。他明确地说,中国的高速发展,中国当然是受益国,但全世界与中国有经济关系的国家都是不同程度的受益国,而美国是除中国以外最大的受益国。因此,美国应该看到,帮助中国就是帮助美国自己。

许善达的一席话当场引起热议。对于能源和环境问题,许善达敢于直言,而对于他从事20多年的税收工作,许善达也愿意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一段时间以来,股市调整厉害,降低印花税救市的呼声愈演愈烈,许善达认为,降低印花税并不能救市,但从中国股市未来发展看,应取消印花税,征收资本利得税。许多投资者认为开征资本利得税是特大利空,但许善达认为这是误解,对多数中小股民来说,开征资本利得税比印花税更符合他们的利益。

取消印花税、开征资本利得税符合国际惯例

从3月初的全国两会至今,降印花税“救市”是中国股市的热门话题,但许善达认为,降低印花税并不能真正救市。资本市场几乎每年都在扯印花税率降低或提高这个话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最关键的,难道提高印花税率人们就少买股票了,降低印花税就多买股票了吗?印花税率调节功能是很有限的。”许善达认为,数据统计比各种理论分析更有说服力,印花税率降低,股市可能会在一两天之内出现小反弹,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趋势。

许善达同时认为,如果从中国资本市场健康、成熟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股市应该制订长期规划:取消印花税、开征资本利得税。

无论是股民还是专家,大部分都认为资本利得税是中国股市最大的利空,但许善达不认同这种观点,他告诉记者:目前国际资本市场上,大多数股市没有开征印花税率,但多数都对投资者收取资本利得税。”

之所以许多股民对资本利得税“畏之如虎”,许善达认为主要是误解:许多股民认为,开征资本利得税,是在印花税率的基础上再加一种税,如果真是这样那肯定不合理,但我认为,如果开征资本利得税,就该取消印花税率。

许多股民还有这样的疑虑:开征资本利得税后,政府会不会亏了钱不管,赚了钱就收税?许善达认为,这也是一个误解。实际上资本利得税算的是总账,而不是一次的盈亏,

许善达举了一个例子:假如你一年内,一次交易亏损了2万元,一次交易亏损1万元,另一次交易赚了5万元,那么你那年实际需要缴纳的金额是2万元,如果资本利得税按20%算,纳税额是4000元。

在国外成熟市场,类似的征收机制早已实施。从开征之日起,如果股民产生亏损,征税肯定要等到他总体盈利才开始征,如果之后又产生亏损了,那就等到下一次总体盈利再征。”许善达解释。

除此之外,许善达认为开征资本利得税不应搞突然袭击,应该设计很明确的时间表。

开征资本利得税首先可以公开酝酿这个提案,让社会包括股民在内充分和准确了解资本利得税的内容,然后正式进入立法程序。立法完成之后,资本利得税法的实施时间还可以推后若干年。比如某年通过立法,到第五年或第七年或第十年1月1日再实施”,只要是给股民一个较长的心理预期,就不会对股市带来太大冲击,许善达告诉记者。

除此之外,为了减少对资本市场的冲击,许善达认为,资本利得税的税率在确定之后可以循序渐进、逐步到位:比如资本利得税第一年征收5%,第二年征收10%,直到第四年征收20%,而印花税率则相应逐年取消。

中小股民是资本利得税的最大受益者

早在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时,许善达就已形成取消印花税率、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想法。当时我是国家行政干部,有纪律,说这个话肯定会引起市场波动,所以当时我不敢说,但退下来就可以阐述自己的观点了。”许善达这样解释。

许善达说:许多专家认为中国资本市场还不成熟,对开征资本利得税有许多顾虑。”但他告诉记者,目前许多专家赞同他的观点,他们之所以不公开表态也是因为股市太敏感。

许多中小股民对“开征资本利得税”一说十分惊恐,许善达认为大可不必:事实上,取消印花税率、开征资本利得税的最大受益者其实就是中小投资者。”

许善达给记者举了一个股民在网络上发帖子讲的例子:这股民去年赚了16万元,但因为交易频繁,交了20万的印花税率,假如没有印花税率,那他的利润就是36万元,缴纳20%的资本利得税之后还有28.8万元。

许善达告诉记者:有人说,目前70%的中小股民是亏损的,没有人算过这些股民缴纳了多少印花税率。那么就意味着,假如实施资本利得税,取消印花税率,这70%的中小股民是不用缴税的。”

许善达的取消印花税率、开征资本利得税”静态算账,利益多少受损的可能是那些获利丰厚的大户和机构投资者们。大户和机构投资者比较成熟,能做到长期交易次数很少而总是收益丰厚,缴纳的印花税率比较少,而利润很多。但许善达认为,如果动态算账,对他们也是有利的,没有人能保证永远不亏一次钱。我相信,理智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坚持中国市场经济方向的大户和机构都会赞成资本利得税。

许善达认为,按照国际通行的税收理论,印花税率并不是一个很公平的税种。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是赚钱多的人应该纳税多,而现在却是许多亏损的或赚了不多钱的投资者也要缴纳不少的税款。

许善达还认为,从一个较长时期来考量的话,资本利得税的征收额肯定比印花税率少,2007年印花税率就收了2000多亿。而且印花税率征收不管熊市牛市,只要产生交易就征

取消印花税率、开征资本利得税最大受益者是中小股民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

税,而资本利得税在熊市的征税额就很少。

财政收入用于民生的部分肯定会越来越多

在今年的两会期间,5万多亿财政收入该怎么花的问题也成为热点问题。

但许善达认为,中国各级政府占用的经济资源肯定不只是5万多亿元。许善达告诉记者:中央党校一位学者算了一笔账,中国各级政府在2007年24万多亿的GDP总量的份额中,占有了9万多亿,也就是中国各级政府占有全国经济资源的36%以上,当然,这是他的家之言,中国政府到底占有多少经济资源,现在还是很难说清楚的,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没有对这一指标做过官方专门的调查统计。”

但许善达认为,目前经济资源的比例问题,至少可以下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各级政府的收入,和目前的财政收入不是同一个概念,中国各级政府的收入比财政收入多,但具体是多少,到底占了GDP的25%,还是35%,确实还没有官方统计。

目前有观点认为,中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始终在9%-11%之间,但是最近几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是20%-30%,这样肯定会导致经济资源向政府倾斜。许善达认为,之所以会出现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比例失调,其实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

他认为经济结构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我国税收主要是从第二、第三产业征收的,第一产业的税收很少。目前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又快于

总体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显得比总体国民经济快了。

物价因素也应该纳入考虑之列:财政收入增长率是比较现价,GDP增长率是比较不变价,如果考虑到每年或高或低的物价因素,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会更容易理解了。

除此之外,许善达还强调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因素:那就是征收比例。

许善达告诉记者:我们以增值税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100元应税税款,还收不到50块,现在工业征收比例保守估计也已超过了75%,加上第三产业,增值税总体的征收比例已到了70%以上,别的税种可能要低一点。最近10多年税收的征收比例的提高,也是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高于GDP的重要原因。”

目前美国的税收征收比例是83%,英国是85%,也就是说,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可以把所有的税都收上来,美国、英国他们的信用制度很健全,而且商业与消费活动中现金使用量很少,但他们也只有83%-85%。所以我们国家的税收能逐年提高到75%,就很不错了。”许善达认为,中国税收的征收比例还会逐年提高,但提高的幅度相对会越来越小,所以财政收入和GDP增长速度的差距也会降下来。

许善达认为,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财政收入用于民生和社会保障的金额和份额肯定会越来越大。他告诉记者: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倡建设和和谐社会,目前财政收入用于农村免费教育、社保等方面的资金已越来越多,随着国家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多,接下去的几年用于民生和社会保障的财政资金肯定会更多,比例也会更大。”

■人物简历

许善达,1946年生。1985年起在财政部税务总局办公室工作,历任财政部税务总局政策研究处副处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国家税务总局税制改革司副司长,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司长,地方税务司司长,稽查局局长;2000年1月至2006年担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

许善达目前还担任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

许善达于1970年自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1984年获得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管理硕士学位;1990年获得英国巴斯大学财政专业硕士学位。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兼职教授、特邀研究员。

■人物访谈

“从行政岗位退下来后,终于有时间睡个懒觉了”



◎本报记者 朱国栋 谢晓冬

在担任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时,熟悉许善达的人都称许善达“一半是官员,一半是学者,而且两者之间协调得很好。”许善达从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的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可以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研究性的工作了。许善达除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外,还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独立董事,为两家巨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建言献策,参加公司决策。他作为经济学家,目前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的学术委员会委员,该论坛被认为是对中国决策层影响力最大的论坛之一。许善达对现在这种定位感到很惬意,他戏言:从行政岗位退下来后,我的烦恼减少了一半,终于在清晨有时间睡个懒觉了。

对跨国金融巨头不要盲目崇拜

上海证券报:我们从公开资料上可以了解到,你目前担任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的独立董事?

许善达:是的,成为这两家金融机构的独立董事其实和我以前的工作经历有关。当年国有银行改革时,我参加了商业银行改革的有关工作,当时小川在央行负责方案的研究和起草,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等许多部门的同志都参加了。三大行股份制重组乃至上市方案当时我都参加了讨论。

除了这个因素之外,我在税务总局曾负责信息化工作,和商业银行的信息工作也有共同之处。这方面我也可以做一些贡献。

上海证券报:你认为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怎么样?

许善达:我觉得工行的公司治理结构还是不错的,董事会、管理层、监事会等几个层面的作用发挥得还不错。公司开董事会之前,各个部门都会把准备上董事会议案的事先沟通,哪些方面需要修改或补充,都会事先提出来。有的草案由于准备不够充分,董事表示不同意,就决定暂时不上董事会了,叫有关部门重新准备再沟通。

我觉得现在工行在决策时的慎重程度,跟以前真的完全不一样了。而且现在的董事会都来自各方面,有高管层的执行董事,有大股东(财政部、汇金公司)派驻的董事,有独立董事等等。所以来自各方面的董事对一个议案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综合起来就周全一些了。如果

单纯从一个角度思考,就很可能产生片面性,现在的决策程序比以前确实好多了。

上海证券报:公司治理结构好多了,也包括对风险的控制?

许善达:是的。目前的决策比较审慎,经营方针比较稳健。以前谈起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我们对花旗呀,美林呀,几乎有一种崇拜的态度。现在次贷危机爆发后,我们发现其实这些老牌跨国金融机构也是会犯错的。所以说,金融企业的风险控制确实很重要,现在金融产品这么多,老经验未必能解决得了新问题。所以我们对这些跨国金融机构要认真学习,但不要盲目崇拜。

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后,早上可以慢悠悠起床了

上海证券报:除了成为两家金融机构的独立董事外,你主要精力在研究工作?

许善达:近一年我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比过去多了一些工作,刘鹤、樊纲、易纲、吴敬琏、林毅夫等几个人是学术委员会老委员,他们为论坛发展做了很大贡献。我和吴晓灵从行政岗位退下来,时间上宽余了一些,论坛成员补选我们为学术委员会委员,就是让我们多尽义务,多做工作。

上海证券报: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影响力较大。

许善达:有一定影响,也不能说很大。这个论坛目前的成员中有许多著名经济学家,还有现任、离任的财经官员,不少是部级的,如果放在美国,现任官员是不能参加这种论坛的。目前我们论坛年年都有活动,年年都能出东西,这样的论坛在中国确实很少见。国外对这个论坛的关注越来越多,有个联合国官员,他当面跟我说,有一次他所在机构的负责人到中国来,这个负责人要他准备中国之行的背景资料。他找了很多,但总觉得不十分满意。后来他找到了我们这个论坛的信息,就把我们成员公开发表的许多文章、发言、讲话、采访的内容整理成材料送去了。后来这位负责人到了中国之后,中国接待人员很惊讶,说你到了中国的事情怎么了解这么深入?这位负责人回去后,大大表扬了这个联合国官员材料准备得好。

的确,目前关于中国的一些比较有学术价值和实践价值的问题,政府决策层比较关注的东西,都在这个论坛上有所体现。

上海证券报:作为一个学者,和作为行政领导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许善达:以前我在国家税务总局做行政工作的时候,许多工作内容也是具有学术性的。要说区别,可以这样描述:行政工作有行政工作的烦恼,学术工作有学术工作的烦恼,现在从行政岗位上退下来后,至少一半烦恼没有了,经常还可以睡懒觉,这种享受过去很少享受到。

上海证券报:以前在领导岗位的时候工作肯定很繁忙。

许善达:不只是我忙,你去问问,现在当部长的哪个不忙?我住得离单位还不算远,每天6点多就要起床。住得远的更要早起。下班之后,许多工作上的事情还忙不完,还要回家做“家庭作业”。总之一句话,工作时间8小时肯定是不够的。

现在许多论坛、学术会议都是上午9点多开始的,我现在至少在可以慢悠悠地从早上7点多起床。